

李弟一
名著秋酒

雀然李健題

社會小說

廣陵潮

全集二

震亞上書局

海

書版

出

總發行所青島路西福海里

內務部注冊

經售處

必翻所版
究印有權

著作者

江都李涵秋
上海青島路西福海里二弄一四五號

版權所有者
發行人

震亞圖書局編輯所
上海青島路西福海里二弄一五二號

印刷者

安徽朱崇芳字挹芬
上海青島路西福海里二弄一五三號

總發行所
分發行所

震亞圖書局總發行所
震亞圖書局分發行所

長沙	揚州	世界書局
北京	南京	華益書社
杭州	尚友書莊	自強書局
問經堂	南洋圖書局	
成都	雲南	震東書局
成都	廣東	介文社
成都	新學社	共和書局
舊金山發明公司		成記書莊

埠各中華各界各
埠書局 埠書局 埠書局
館書印務商 務印發行
所特約代售

廣陵潮一集目錄

廣陵潮

- | | | |
|------|-------------|-------------|
| 第十一回 | 棟折櫟崩貧兒發迹 | 女婚男讀孀母關心 |
| 第十二回 | 是前生孽障淚斷蓮鉤 | 悔昔日風流魂飛棘院 |
| 第十三回 | 禮成釋菜童子謁蒙師 | 會啓孟蘭佳人驚惡鬼 |
| 第十四回 | 里巷相驚老婦侈談天主教 | 書齋苦寂先生羞聽女兒經 |
| 第十五回 | 弔荒墳風前增悽愴 | 墮蠶窖月下捉迷藏 |
| 第十六回 | 老梅克除夕渡慈航 | 惡頑三中秋劫喜轎 |
| 第十七回 | 劣弟恃蠻姦嫂嫂 | 頑兒粧勢做哥哥 |
| 第十八回 | 錦襪留痕后喪權折齒 | 絮袍肇禍遇事便生波 |
| 第十九回 | 賭局翻新快談麻雀 | 仙機入妙誤擲番蚨 |
| 第二十回 | 強盜分金對句倡言革命黨 | 兒童躲學書包偷擲土神祠 |

小説會 廣陵潮（二集）

江都李漁秋著

第十一回

棟折棟崩貧兒發迹
女婿男讀孀母關心

雲家。這一座繡貨鋪子雖不能在市塵上占一特色。然而由雲錦祖老太爺手裏創起。傳到而今已有七八十個年頭。逐年用度都可算敷衍得去。但是那樑棟棟樑題歷久下來。不無朽腐。自田煥進來管理店事。他是祇顧把那賺的利錢一封一封的望自己箱子裏放滿口。還說是折本。自己累得無有一毫好處。遇着店裏要置辦貨物。便來同秦氏添本。秦氏早已搬回住宅。此筆不可少一個女流家也不知道生意的訣竅。到反將家中所有的些金珠首飾交給田煥變賣。因此上家中用度反漸漸有些拮据起來。這一日傍晚時候天陰易夕。各家店鋪正忙着點燈。田煥正在後面同周氏逗着他養的一個小兒子取笑。猛聽見前面裏天崩地裂一聲。驚得直望前跑。那裏還見店鋪上頭露着一片青天。地下。

便像個土山一般烟霧飛騰街上一時鼎沸起來早聽見畚鋤丁丁那瓦礫直向兩旁紛紛推去幸虧街鄰來得飛快七手八脚便從瓦礫裏拖出幾個人來有三個人是他店裏的夥計餘下一個是行路的因為救得快却都不會壓死

一霎時便有地方上的官派兵前往彈壓見不曾出甚人命只得將田煥喚至申飭了一番也就罷了田煥忙將壓傷了三個夥計分頭着人送他們回家去養息行路的那個人自然有他家中人將他扛抬回去田煥又忙跑至秦氏家裏告訴他此事秦氏此時已聽見鄰居談說見田煥來更急得淚落如雨，
婦女中國
 說此事怎麼樣辦法才好田煥也不理會秦氏說了一聲夫人你自商量着罷冷語我不能耽擱了便又忽回店此時店中只剩得一個小官一個火夫早經周氏調度着他們用斷下來木料搭了一個棚欄把鋪門一扇一扇圍着免得外人窺視然後大家動手從灰裏將不曾壓壞的物件以及各種繡貨一起一起的望後一進屋裏搬忙了好一會才算粗粗停當田煥同周氏坐下

廣陵潮

晚膳火夫端上一盤燒好的雞子來。田煥笑道：「昨晚這隻瘟雞叫得利害，左鄰右舍便嚷着主要失火，惡狠狠的逼着我們把一隻報曉的大公雞宰了。誰知却應在今日的事，我要不是在後面同我家小扣子取笑，幾乎不被壓死了。但是這件事不知道寡婦怎樣佈置呢？大約不得一二百千文不能成事。是個旁觀」
周氏道：「此時再叫寡婦腰包裏拿出一二百千文，倒是很不容易呢！我們的說話，」畢竟此嬪練毒又笑道：「幸虧同他家樂得擠他一擠，擠不出來不怕他不上我們的路。」

不曾結親，閒談中又一提若是他答應我結起親來，他家春兒不是比小扣子大三歲麼？俗語道得好：「女大三，牆倒壁又坍。」可巧今兒真牆倒壁又坍，還不曉得誰帶累誰呢？田煥也笑了。晚膳已畢，夫婦二人却因爲店門敞着，無有關攔商議着，都不睡覺。半夜裏時候，小官已是渴睡得如死人一般，伏在一張桌上。那火夫左右閒着沒事，便用鋤地一根鐵鋤鑿管，在前面扒那瓦礫，只見東邊靠帳桌子的牆壁下面，被半截斷樑劈了一個大洞，那斷樑便插在地下，有五六尺深。

火夫詫異，暗想這根樑那裏有這種大力，便雙手抱着，望上一提，只見旁邊許多碎瓦礫都隨着這洞滾下去。事分明是個土窟，便失聲叫怪起來。田煥聽見，遂也跑到前面，火夫把這話告訴他。田煥便用腳向上踩了踩，果是空洞，洞聲息像個甕子。殷二人正在此互相猜疑，那周氏剛剛哄着小兒上床，聽見他們談心，連衣服都不及掩好。別有會心，跑出來仔細一望，便說那是柱子壓的。一個小坑，有甚麼吃驚？又暗中丟了一個眼色給田煥。機術便順手在腰裏摸出三四十個銅錢，遞給火夫，說：「你替我到街南買一碗豆腐漿兒，順便到西首南貨店，包一包白糖，再轉到北街醬坊裏，買一杯上好五香麻油，其餘剩下的錢，看一路上有賣湯團的，買幾個回來。隨口雜湊」火夫心想這一躺，差使不打緊，到要把東西南北街道都要跑遍了呢。在火夫一邊說明使人發笑只得點了一個小燈籠兒，逕自去了。周氏見左右無人，遂擣起衣袖，便把那個鐵鋤奮力去扒，所個洞田煥也便將廚房裏用的一柄火鋤幫着，周氏撥了一會兒，見那洞周圍有二三尺。

寬周氏巧巧一鋤只聽見似乎有個甕子打破了的聲音心中一動命田煥攏過一張燈來仔細一照分明平列着五個磁甕碎了一個早滾出許多元寶來此時田煥嚇得只索索的抖不大喜而大驚奇幻之極口裏連珠的只喊皇天菩薩觀音大士財神老爺語無倫次怎好怎好眼睛裏好像要冒烟一樣一時看去似元寶一時又看不出是元寶只花碌碌的猛的伸進一隻手捉住一錠冰冷的真是元寶不禁哈哈的只管默笑起來腿一軟便癱在地上一篇文字活畫出貧兒驟富神致語奇妙筆筆活脫作者從何處試來周氏看見他這種形狀又好笑又好氣怕他喜歡瘋了很命用手掌向他臉上一下子說你還不快把甕子搬到房裏去停會子恐怕火夫回來事便不妙了田煥才醒悟過來用勁搬那甕子那裏搬得動還是周氏同他兩個人抬一個甕子次第抬入房裏那散出來的元寶一數却好整整八隻再把那四個甕子開出來一般都是八隻悄悄的藏在床下周氏出來依然用些瓦礫將土窟反填了密縛且不表他們夫婦之事可憐秦氏聽見店屋倒塌的消息只急得痛哭

同此一事一邊歡喜一邊悲
苦覺天道茫茫令人難測

含着眼淚將麟兒哄睡着了便命黃大媽去請洛鐘來

商議此事此時黃大媽的兒子已有四歲名字叫做網狗子同春兒正在一處

磕兒瓜子吃春兒見娘哭撇了網狗跳下來說娘你又爲甚麼哭了秦氏道糊塗畜生你們曉得甚麼你們姊妹幾時才能懂得人事等到你們懂得人事你的娘要心碎眼枯了傷心語正說着黃大媽已回來說道舅老爺不在家明日來

呢老太太同舅太太很不放心問好好的爲甚店鋪又倒了囑咐太太不用着急秦氏聽了也無言語至戚關心也不過如此次日洛鐘便來同秦氏商議秦氏說

道我此時再想來重起造這座店鋪無論一時無有這筆款項就是逐年虧累我也再禁不起我看姓田的到很想開這座鋪子不如請你同他去商議老老實實的讓給他他或是作價給我或是按月在他店裏付點利息你意下如何洛鐘道這話也是就是那姓田的爲人很小氣怕沒有甚麼便宜給你討秦氏嘆道我還想討甚麼便宜呢我要不因爲這兩個累贅我早跟着他父親去了

說着已哽咽不出。洛鐘也是悲戚。于是同田煥往來議論了有好幾天。田煥先不肯應允。後來還說是因為恤孤憐寡。佛口蛇心世間如田煥者正復不少出了三千文。按月支付。以八年零四個月爲限。立約這一天請了何其甫。伍晉芳。一千人做中證。還因爲一個九八制錢。一個足錢。幾乎決裂了。秦氏忍氣吞聲。一切依着田煥才算。把這件事做成。田煥夫婦至此始稱心滿意回。又將左邊一家肉鋪子右邊一家紙馬店出價一齊買過來。把個繡貨鋪開展起來。收拾得金碧輝煌。又多添了許多夥計。偏生時運相濟。生意日盛。一日每年都積蓄。幾百金不上。幾年居然便成了一個富商。那周氏想雲家春兒做媳婦的心。終不曾打斷。依然兩次三番請人向秦氏去說。秦氏此時羨慕着田家這份財產。也就有些活動。婦人愚識光陰易逝。眼看着春兒已有八歲。家計日漸窘迫。除得繡貨鋪裏每月支取三千文以外。便是洛鐘等替他在善堂裏寫的恤嫠會。另外有幾百文逐日的柴米油鹽。兩兒的釵釧鞋襪。在在需錢。也就虧秦氏茹苦含。

辛勉強支撐得去，却是春兒身上那周氏到反時，常花費幾文來照應。照應有時還打發人來抱到店裏去，頑要春兒小時候便怕周氏不愛見他。今日已漸解知識，又聽見人同他取笑說他是田家的媳婦兒，因此半羞半怯，越發不敢見周氏面。他却不知道母親真個要把他給田家放聘。吾國曩時結婚之大弊，在於幼年便行結婚。這一天秦氏替兒女收拾得潔潔淨淨，命黃大媽跟着一逕到母家來預備。同母親斟酌放聘的事，剛剛走得進門，他嫂子何氏笑着接出來，引入上屋，悄悄的指著房裏說：三妹妹在房裏呢。秦氏跨進房見母親坐在床邊上，三姑娘坐在旁邊哭得淚人兒似的。奇甚！那淑儀扯着銀兒在窗口戲要看見春兒姊妹便撇了銀兒，哥哥姐姐一路喊出來，秦氏叫了一聲母親。秦老太見是秦氏，便說道：大姑娘你也回來了。此是一句看他下句，與此句絕不相接。我看這種沒良心的丈夫，反不如你姐姐做寡婦的好。語氣雖不聯絡，然已令人猜出母女住先所談之語，活是老年人東牽西扯神態。秦氏見母親一臉怒氣，知道又是因為三姑娘夫婦的事情，便陪笑道：三妹妹想是今兒才回來的，三姑娘揩抹。

廣陵潮

了眼淚說我回來還沒有半點鐘呢姐姐今日怎樣有暇回來走走正說着話
甚麼來老太只顧記得他所說的話故不覺冲口而出我們先出去吃點心去又問這些小活猴孫呢

口吻絕妙麟

此時銀兒已長成十三歲

令人追憶蘇州小船便安置杯箸又照應着這些小孩子麟兒只管嚷我要同儀妹妹坐在一處秦老太笑道你爲甚定要喊他妹妹你就派定他比你小些三姑娘也笑起來說他們兩個人的生日到也奇究竟分不出誰比誰早出世一刻胡亂喊着哥哥妹妹到也罷了秦氏問道龍兒呢何氏道在書房裏不曾回來秦氏又道龍兒居然宿館了

補叙前文此一回多少敍文字補緣秦雲兩家事迹在書中久不提及恐讀者仍以前十回眼光來讀此十回事迹便不明白斡旋之處煞費苦心引入

何氏道我聽見麟兒很聰明的去年就把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念完了如今上學不是開頭就要念大學麼

今日却不然開頭便念教科書秦氏笑道到還虧他方字塊

也認得有三千多字都是硬強着隔壁朱府的二小姐教他的。隨手朱府的二小姐今年已經二十八歲了因為姐姐嫁錯了人丈夫很不長進自己遂發誓不嫁一心在醫道上用功還有一手好畫兒到是個全才時常勸我把春兒跟他念書我想女子無才便是德此語誤盡多少女兒始作俑者其無後乎字認多了便怕有不端的事做出來。到像識字便是淫蕩亦甚多呢

諸如甚麼傳書呀遞簡呀都不是些聰明女子做出来的麼所以我不讓春兒念書高見今日我還爲他身上的事才回來的

一語輕輕折到本題田家三番五次託人來做媒我想兒女的事將來都是要做的看他家光景還可以過得去難得今日我們母女姑嫂姊妹都聚在一處大家替我斟酌斟酌我便答應他放聘了秦氏說話之時銀兒只望着春兒笑暗暗的用手刮着臉羞他神妙欲到秋毫春兒臉一紅點心也不吃了含笑拖着銀兒望後一進屋裏跑何氏笑道不用跑跌了你們聽聽這雙大腳跑得骨東骨東的幾乎不把我家地上方磚踩碎了秦氏笑道可不是的呀裹起腳來鬧得驚天動地將來

這。一。雙。大。圓。魚。怎。生。走。得。到。人。面。前。去。在今日便是流行天足 虧。着。田。家。還。寶。貝。似。的。來。要。着他。呢。口吻 秦。老。太。道。大。姑。娘。你。們。也。不。用。鬧。頑。話。我。看。田。家。很。可。以。同。他。做。得。親。生。意。人。本。本。分。分。的。看老太滿口的話說的是秦氏這邊全照顧着三姑娘那邊老年人東拉西扯確有此態却不知作者從何處得來那個小 孩。子。我。去。年。在。他。家。店。裏。看。城。隍。會。也。見。過。的。到。很。白。白。胖。胖。將。來。到。可。以。一。夫。一。婦。白。頭。到。老。不。像。捐。個。把。甚。麼。老。爺。不倫不類老太負氣如畫 仗。着。祖。上。積。聚。幾。個。錢。便。不。安。分。朝。也。想。娶。小。暮。原來如此每見人家岳母替女兒吃醋 也。想。娶。小。更。比。女。兒。吃。得。遠。酸。究。竟。不。知。何。故。 他。也。不。想。古。書。上。說。的。三。妻。四。妾。都。是。些。封。王。拜。相。的。人。才。有。這。個。福。分。兒。你。也。不。是。文。曲。星。轉。世。也。來。鬧。這。把。戲。絕倒 秦。氏。知。道。老。太。又。牽。到。伍。晉。芳。身。上。去。了。便。接。口。問。三。姑。娘。道。究。竟。你。們。那。一。個。又。鬧。出。甚。麼。故。事。了。你。又。淌。眼。抹。淚。的。他。要。怎。麼。樣。你。就。讓。他。怎。麼。樣。罷。你。自。己。也。將。近。三。十。歲。的。人。了。還。有。甚。麼。看。不。開。語頗雋妙 却。使。三。姑。娘。答。如使三姑 三。姑。娘。道。姐。姐。你。不。知。道。你。都。說。些。嘔。人。的。話。吻。他。上。次。弄。了。二。百。銀。子。託。那。個。箍。桶。店。的。老。蠢。貨。去。到。泰。州。尋。小。翠。子。去。至。今。杳。無。下。落。有。人。傳。說。

廣

陵

潮

老蠢貨才出城被人圖財害命將他勒死了。馬婆之事在此輕輕一會雖未見真假然而究竟都是個疑案如今便日日在外嫖花錢還是小事只是恐怕奪寵那儀兒的爺爺是被他氣出病來我家那位婆太太他沒本事管教兒子反怪我不會籠絡他此種太正自不少姐姐你想我們是好人家女兒那裏趕得上那些花言巧語的壞貨莫說籠絡不住就是籠絡得住我也不下這一口氣呀如今又搭上一個住家的姑娘要跟他回來大約七七八八要得一千塊錢日下家用是日漸日窘自己有個功名不肯到省去候補又說是湖北地方起居飲食都過不慣在家又不安分當妓女的有甚麼好人萬一弄回來我這口氣難得受呢是我向他說的這個人一邊進門我是一邊讓出去他回我的話要把人肚腸子氣斷了呢氣語求舉疾接下文何氏低頭笑道男子十個有九個都是這樣有意莫說二姑夫這般有財有勢就是龍兒的父親還想要弄一房人呢我對他說得好我說你莫說弄一個便是弄十個我都不管只要你把我們老的小的養得盛水不漏添一個

人終不能挖曲鱠喂他呀。一篇家常瑣語處處有情。老太聽了怒吽吽的道：「方知何氏這龍兒的父親他敢句有我道。把老骨頭擰一天我總不能望着他們爲非作歹。」妾小便是可想世上爲非作歹的人多
然律以新律雖是爲非作歹可惜晉芳那個小畜生不是我養的隔層肚皮隔層山。若是我養的我要不把他趕出大門去我不算個人。秦氏笑道：「你老人家不要氣壞了罷。三妹妹，各事也要忍耐些。我看他待你也算好的。三姑娘道：「待我也不能說他不好。只是一時風一時雨。」何氏道：「年輕的人都有些兒的。再過過就好了。此時大家都隨意散坐。只不看見那些小孩子。誰知麟兒聽見母親說要送他上學。他早已預先操演起來。拖他姐姐以及淑儀銀兒到房裏說：「我做先生你們都做學生。」大家念書。如念不熟。我是要打的。淑儀聽見很高興。跳着道：「我要做先生。你們都做學生。」麟兒推他道：「呸！你是個女兒。如何能做先生？」也不害臊。淑儀道：「就依你那裏來的書呢？」麟兒看桌上本時憲書便掠過來給淑儀。又把夾花樣的本子給他姐姐。姐姐望着銀兒笑道：「你的書呢？」銀兒搖搖來來。

頭說我不念罷。麟兒不答應。銀兒不得已便拿了一張白紙擺在桌上。大家子曰子曰的念起來。麟兒好不高興。端端正正坐在一張小杌子上。又在針線匾子裏找出一條羊皮用漿糊黏在嘴上。說是鬍子。引得淑儀不念了。笑起來。麟兒道你爲甚不念。說着便拿過一根裁尺要來打淑儀的手心。淑儀笑得把一本時憲書攢在地下。滿房裏亂躲。亂跑。銀兒及春兒都拍着手笑。麟兒正趕不上。淑儀可巧黃大媽這時候把網狗子帶來接他們母子。網狗極會喰氣。又生成有一股蠻力。聽得裏頭熱鬧飛也似跳進來。看這光景。他也不問青紅皂白。走上前一把摟住淑儀。麟兒見網狗子來幫忙。很爲得意。便上前扯出淑儀的手。心輕輕的打了兩下。淑儀被網狗子摟住。也就急了。又被麟兒打他的手心。又羞又氣。哇的一聲哭起來。銀兒趕忙上前奪開網狗子的手。黃大媽知網狗子闖的禍。遂又把網狗子拖在地上。打得怪哭。煞是熱鬧前面的人。大家驚慌趕進來。問起清由。大家把各人的孩子帶在身邊。方才無事。秦氏一把將麟兒嘴進。